

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之應用－

以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中篇小說“北方的故事”為例

廖梨月 / Lee-yueh Liao

清雲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Ching Yun University

【摘要】

此論文以「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引導讀者進入文學作品的世界，此方法綜合俄國語言學及俄國文學評論學家對於文學作品語言分析見解及方法。分析中除了闡釋文學作品中用字的意義及形式，注重修辭方法的應用及在整個作品系統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顧及作品的主題和當時社會文化的關係。作品分析是以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中篇小說“北方的故事”為例，特別著重三個分析層面：結構情節、主角意象及自然景色，呈現「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如何應用於小說文學作品分析。

【關鍵詞】

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

【Abstract】

This study is dedicated to the use of the method “Literature language analysis”.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methods of Russian linguist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xpert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method “Literature language analysis”. Besides explaining the style and meanings of words in literature, the method “Literature language analysis” aims to explore figures of speech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social culture at that

time. In this study, the major elements of the analysis are emphasized: structure and plot, characterizations and setting. The method “literature language analysis” will be completely presented in analyzing “Tale of the North” of Konstantin Paustovsky.

【Keywords】

literature language analysis

1 前言

相較於托爾斯泰、杜斯托也夫斯基的大名，二十世紀的蘇聯文學對於大部份的讀者來說是陌生的，但這段期間俄國文學，並沒有因為當時政治社會的情勢而停滯，其悠久活躍的文學因子仍存在於許許多多創作者的心中，帕烏斯托夫斯基就是一位值得讀者深入了解的作家。

帕烏斯托夫斯基曾獲 1965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讀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你會驚訝於他對於俄國自然景物的熟悉，作者擅長捕捉每一種生命的變化，及它們與人物思想情感的關係。除此之外，帕烏斯托夫斯基多以普通人、藝術家為主人翁，突顯對於人類美好特質的讚頌，我們能從一些平凡小人物身上認識自己，看到人性光輝。作者的筆調通常蘊含了淡淡的感傷卻又充滿希望與期待，具有動人的抒情風格，閱讀其作品是一次對於人性及俄羅斯的重新發現。

以俄國文學作品分析、教學的觀點來看，單純的文學評論或者語言的分法不足以將文學作品語言的內涵作完整的呈現，而「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除了闡釋文學作品中用字的意義及形式，注重修辭方法的應用及在整個作品系統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顧及作品的主題和當時社會文化的關係。對於文學作品將能呈現完整的分析，以教學的觀點來看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此篇研究將「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理論運用於較長篇作品的分析上，藉由此方法的運用，呈現「北方的故事」完整的分析。並經由「北方的故事」的分析，了解帕烏斯托夫斯基創作特性，及當時創作結構、字彙修辭，進而深入當時處於戰亂蘇聯人民的生活及其豐富的心靈世界。

2 理論

任何一種文學語言理論的探討必以「作品」為核心，因此要了解文學作品的特質，應由「文學作品」開始探討，而其中的「小說」就是一種足以充份展現複調競衡、多聲並陳特色的文體。М. Бахтин(巴赫汀)指出：小說融合了由許多事件、人物共同發聲，形成「複調多聲」的世界 (Бахтин 1975:76)。小說中每個人物都可以擁有自我意識，這些自我意識相互競爭展現出各種層面的對話思考，而這描寫模式更貼近真實的世界。因此，此計畫帕烏斯托夫斯「北方的故事」的選擇，就是希望透過小說的這多聲並陳

的特色，更真實的了解二十世紀戰亂中蘇聯的生活和人民心靈的想法，並透過「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系統地分析複雜的小說世界。

根據俄國形式主義者 Роман Якобсон(雅各布森)的言語功能理論，任何言語，都可按言語運作時涉及的六個成分，劃分出六種不同的功能來。那六個成分就是「說話者」、「受話者」、言語所處的「語境」、說話者和受話者的「接觸」形式、所用的「代碼」，以及言語中的「信息」本身。與之相應的六種功能是：對應「說話者」的是「情感的」功能；對應「受話者」的是「意動的」功能；對應「語境」的是「指稱的」功能；對應「接觸」的是「交際的」功能；對應「代號」的是「多元語言的」功能；對應「信息」的是「詩化的」、「文學的」功能。而「詩化」功能就是文學語言的主導功能，而這詩化功能的呈現，就在於文學語言符號自身的選擇與搭配(Якобсон 1975:197-198)。

蘇聯符號學家 Ю. Лотман(洛特曼)也指出:文學語言的特性就在於它活化了詞語的全部潛能，使它具有遠多於其在日常語言中所具有的豐富含義(Лотман 1970:75)。就如同 В. Шкловский(史柯洛夫斯基)表示:文學敘述「生疏化」或「陌生化」的主要目的，是將一成不變尋常語言打破，重建語言的魅力與藝術感(Шкловский 1929:5)。

而「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就是要將此具有文學魅力的語言系統做完整的分析。除了上述的理論之外，列出以下較為重要的一些觀點。

Л. Тимофеев 提出以三種角度分析文學作品:思想內容—意象—語言文字。文章的每個組成成份可以歸納出一定的脈絡出來，對於意象來說語言文字就是一種組成形式，就像對於思想內容來說意象就是一種形式。以這種方式可以看到文學作品的整體性，首先分析語言文字的組成要素，接著對於修辭的方法、文字意象及作品的結構，進而進入作品思想內容。在分析文學作品時對於整個修辭系統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不只是思想內容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和文學作品的體裁風格及文藝走向也有很大的關係(Тимофеев 1976:189)。

這樣的觀點和 В. Жирмунский 類似，以藝術美學及詩學的觀點，分析文學作品時，其將詩學分為三大部份:1. 語言修辭(包含詩的語言及語言的使用特色); 2.主題(作品所要傳達的中心思想); 3. 結構(作品章節的排列，鋪陳出作品的主題)。透過作品中的文字修辭、意象展開變化多端的事

件及衝突，構成出作品的情節，文學作品以獨特美學的方式反應出人生百態，表達不同的人生觀點 (Жирмунский 1975:434-435)。

文學作品中的文字，是一種將事實美學化的特別形式。就如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指出：文學作品中的文字應用不會局限原始字面的意義，在美學的功能之下，文字在原始字面意義之下，具有另外的意義(Виноградов 1963:155)。

根據 А. А. Потебня 表示：詩或藝術本身是一種對現實的詮釋，為了全新的、更複雜及崇高的人生目標所產生的轉換。於文字及詩學意象發展系統中，創作作品本身架構就反應了社會的生活及社會的理想，作者本身信念、世界觀及對於所描繪的事物的態度。因此詩化的文字是將現實經由美學轉換後的一種形式 (Потебня 1976:339)。

為了釐清文學創作字辭的美學成份，於研究的標的文本中，Б. А. Ларин 指出：除了創作中符合現實及邏輯性的語言內容之外，其字辭結合變化所形成的「語意泛音」也是文學創作中重要的美學因素。雖然這樣的意指，並未存在一般語言系統的單獨的語言信息中，而是出現在文字的創作中。(Ларин 1974: 36)

由字辭結合所形成的「文字意象」“具有不同的結構，可能是由幾個字、一些詞組、一些段落、甚至一整個章節或者是延伸至一整部作品。但無論是那一種形式，文字意象仍是以美學架構為基礎。”(Виноградов 1963:119) 透過文字意象，不僅形成整部作品的意象，也和作品的修辭結構習習相關。當然，文字意象不是只有透過特定的修飾用語才能顯示出來，而和作品主題思想相結合的基礎下，顯現其美學的價值。不論是藉由隱喻、轉喻、類比，還是一般的用法，文字意象的形成，如同標記般，將創作中所需描繪的標的主體具體化，於作品情節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分析文學作品時，通常會列舉區分一般的用法及特殊的用法，如過時的用辭、口語或具有特殊文體風格的用辭，這對於研究文學作品風格具有很高的指標作用。此方法乃是以現代閱讀的角度來看，以現行的語言系統規範的角度來分析文學創作，如過時、口語及一些具有特定修辭特色的用詞。這樣的分析使讀者能夠更清楚作品中一般用辭，並區分出具有特殊風格的辭彙，透過文字進而了解文章中的歷史及文體色彩。因此，此篇論文的研究，將以上述“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理論為基礎，將

此理論運用於小說作品的分析上，藉由此分析法的運用，呈現「北方的故事」。除了研究“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於小說中的分析應用，更可以經由「北方的故事」的分析，了解帕烏斯托夫斯基創作特性，及其字彙用辭的特性，進而深入當時處於戰亂蘇聯人民的生活及其豐富的心靈世界。讓「多聲並陳」的小說世界，經由系統分析能更清晰的呈現。

3 作品分析

帕烏斯托夫斯基於 1937 年完成中篇小說「北方的故事」。這是一部描寫不同世代不同國籍人之間緊緊相連的命運，這些主角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為社會的自由公理正義，為道德理想而奮鬥，不分性別不分種族。帕烏托夫斯基故事中“主角的個性具有崇高的精神內涵，他們認為一位真正的人類，就是一位仁慈及正義真理的戰士。”(Алекса́ндр 1936:108)

中篇小說「北方的故事」的結構主要分為三個章節，以 1825 年俄國沙皇時代十二月黨人起義為起點，一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後人民的生活。跨越好幾世代人物，雖然每段章節是獨立的事件，但這些跨越時代的主角命運卻緊緊相連，這樣的延伸的歷史背景使得整篇故事的内容更為的廣泛深入。

故事的主題思想主要呈現不同世代、時空背景的人物，對於社會公理正義卻有同樣的執著及信念。就如同小說中主角別斯圖熱夫留給安娜的信中寫著：“--смерть Тихонова и арест участнико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лишь отдельными случаями всеобщего народного страдания. -- Я знаю – и ты должна знать это вместе со мной, – что придут времена великой расплаты. Наши мучения и гибель ударят по сердцам с томительною силой. Пренебрежение к счастью народа будет почитаться мерзейши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м. Все низкое будет раздавлено в пыли, и счастье человека станет самой высокой задачей народных трибунов, вождей и полководцев.”(183,184)¹ (古洪諾夫之死和彼得堡起義者被捕，只不過是全體人民苦難的個別現象而已。在我的祖國這類的事件比比皆是... 我知

¹文章中分析之原文文本資料來自：Паустовский К. Г. (1966), Повести, Рассказы, Сказки. М.: Худож. лит.。之後引用時將於後標明頁數。

道，而妳跟我一樣必定也知道，算總帳的日子定會到來，我們痛苦的犧牲，將以催人淚下的力量撞擊人們的心扉，而對人民幸福置之度外的行為，將被視為最卑劣的是罪行。到那時，所有骯髒齷齪的東西，都將被視為塵土，而謀求人民的幸福，都將被視為人民的代言人、領袖和統帥最高的天職。) 這樣的理想在沙皇時代似乎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經過將近一世紀的時間這個不可能的任務才完成。為了描繪這樣的歷史情節，作者一開始就將時空背景拉到十二月黨人革命的時期，主角別斯圖熱夫及吉洪諾夫為了營救逃亡瑞典的十二月黨人軍官，最後犧牲自己的愛情、性命。這樣的行為就像是對於十二月黨人起義理想的認同，並顯示對於自己理想的堅持。這個歷史事件被視為是二十世紀俄羅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開端，也成為推翻沙皇統制、建立人民政權的轉捩點。而這二段關鍵歷史時間的間隔，成為主角們表現人性、實踐人類理想的最佳舞台。即使理想經過好幾代人們的努力才完成，但這樣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人類無限的潛能。雖然正義及善良的勝利未能立即實踐，但一代接著一代人類良善本質的傳承，就是人類最大的希望。舊一代和新一代之間的傳承，就如同主角阿列克謝依·吉洪諾夫說道：“Должно быть, в этом 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ы-- в этом тысячелетнем содружестве мастеров, кто бы они ни были – слесари, плотники, зодчие или поэты.”(229, 230) (文化的繼承性就在於此，就在於這些能工巧匠千百年來的共同努力，無論他們是鉗工、木工、建築師還是詩人。) 他們所繼承的不只是技能，最重要的是良善心靈的本質。

整篇文章雖然是以戰爭為背景，但就如同亞歷山大·謝德林對於戰爭的看法：“--только одну войну. Она будет необходима и даже желательна. Я говорю о войне, 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против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сех войн в мире, о войне не между народами, а между теми, кто хочет жить в мире, и теми, кто живет войной.”(201) (只有一種戰爭是必要的，甚至是符合人類意願的。我指的是反對世界上一切可能爆發戰爭而進行的戰爭。它不是民族之間的戰爭，而是嚮往和平生活的人和靠戰爭為生的人之間的戰爭。) 為了自由、社會進步及人類的理想，整篇小說闡揚無種族之分的世界主義，不分種族展現友誼團結。就如同進行幫助十二月黨人逃走計畫時，瑞典老船長對別斯圖熱夫說：“Каждый из нас хотел бы спасти от виселицы вашего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а. Каждый из нас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где бы человек ни сражался за свободу, он сражался за нее и для нас. Мы – шведы, финны, французы; он – русский. Мы уважаем его.” (174, 175) (我們每個人都想救您的同胞，不讓他們上絞刑台。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人為自由而戰，那他的戰鬥也是為了我們。我們是瑞典人、荷蘭人、德國人，他是俄國人，我們尊敬他。)

為了完整呈現中篇小說「北方的故事」的創作內涵，了解帕烏斯托夫斯基創作語言特性，本篇論文的分析主要分為三個部份：結構情節、主角意象及自然景色，以下將詳細說明這三大部份於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如何和整篇故事的主題思想相互結合。

結構情節

中篇小說「北方的故事」的結構囊括許多不同的層面，和整篇作品情節的發展密切相關，並反應在角色的塑造及修辭的應用上。

關係俄羅斯人民命運，跨越世紀的二個重大歷史事件(1825 年十二月黨人革命及 1917 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革命後的生活，成為小說的情節發生的時間架構。這長達一百多年的社會環境成為小說發生的背景，而這客觀的環境和小說中角色主觀的行為動機緊密結合一體。當時沙皇集權主義造成社會階層衝突，這樣的衝突形成小說中主角對抗無人性的惡劣環境，積極爭取自由、公理正義的背景。十二月黨人尼古拉·謝德林於起義之後，因為沙皇走狗的追捕，不得已逃亡至國外。帕維爾·別斯圖熱夫、山繆·吉洪諾夫及安娜·亞克布森為了計畫營救他，不幸相繼死亡。集權的統治窒息最珍貴的人性，面對毫無公理正義的社會及人民的苦難，帕維爾及安娜犧牲白頭偕老的幸福。即使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第一章的主角們對於自己的抉擇，還是存在著樂觀的希望。就如同十二月黨人軍官對士兵吉洪諾夫道別時說：“Наше дело проиграно, но семена брошены и взойдут. Не ты, так внуки твои увидят бесслезную жизнь и нас за нее поблагодарят.” (166) (我們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播下的種子一定會發芽。不是你，就是你的兒孫，一定能夠享受到幸福的生活。往後人們也會因為自由的生活感謝我們。) 小說第一章的情節佈線 (尼古拉·謝德林、帕維爾·別斯圖熱夫、安娜·亞克布森及山繆·吉洪諾夫)，在第二章及第三章持續發生在他們的後代子

孫身上(亞歷山大·謝德林、瑪莉·亞克布森及阿列克謝依·吉洪諾夫)，他們仍然為人類的公理及幸福努力。客觀及主觀的因素，緊密交錯，成為情節發展的最重要關鍵。為了讓主角“主觀”的衝突能夠化解，客觀時間、歷史進程及社會的變化，挪開了這些衝突，帶來了期待已久幸福。就如同謝德林心想：“Расплата пришла. Разве матросы, солдаты, рабочие, миллионы крестьян, бросившиеся в революцию, как в родную стихию, не мстят за деда, за Бестужева, за Тихонова, не бьются за вольную страну, о которой они тосковали сто лет назад?” (213) (祖父和別斯圖熱夫都相信這筆賬要清算，這一天終於到了。難道投身革命的士兵、工人和數以萬計的農民，不就是在為祖父、別斯圖熱夫和吉洪諾夫報仇嗎？不就是在為一百年前先祖前輩們夢寐以求的自由國家而戰鬥嗎?)

作品的主題構思和小說的結構情節息息相關，帕烏斯托夫斯基對於作品中三段時間的分隔雖有些刻意，卻巧妙利用文字的創作鋪陳，以動人的說服力描繪出十二月黨人及其他先輩們勇氣，並展現這二大歷史事件的神聖偉大。

第一章和第二、三章情節呈現平行特性，作者以特有方式顯示在角色意象的重複安排。別斯圖熱夫及安娜的愛情及其後代瑪莉和阿列克謝依·吉洪諾夫的相遇，這樣的安排並不是偶然的。於集權統治被推翻，自由理想實踐之後，瑪莉和吉洪諾夫相遇相惜的結局，以乎在暗示雖然為人類自由理想奮鬥的過程是艱鉅的，但果實終究是甜美的。

除此角色意象的重複之外，情節重複的修辭方式於小說中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雖然小說分為三個章節，別斯圖熱夫所寫的信卻重複出現在三個章節中。從別斯圖熱夫將信件完成，過了數十年，亞歷山大·謝德林因緣際會在房裡激動讀著這封信，最後謝德林在海軍健兒集會時朗讀這封信，這封信象徵著一代接著一代為自由正義奮鬥的傳承。就如同第三章描繪節慶集會時，軍人們個個肅穆傾聽，謝德林加重語氣，聲音如雷聲般的宏亮朗誦這封信：“Не забывайте нас, счастливые! (250)” (不要忘了我們，幸福的人們！) 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話語也重複反映在其它的角色身上，十二月黨人軍官對著吉洪諾夫說：「不是你，就是你的子孫，一定能夠享受到幸福的生活，今後人們一定會為過這樣的生活而感激我們。」的確，三個章中主角們一直都是為真正“幸福”的生活奮鬥努力。

小說中角色之間的關係張力，每次都展現在情節發展的關鍵時刻。雖然每次的場景不盡相同，但這關鍵時刻在情節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場景往往藉由具有感染力的文字修辭方法突顯，成為情節發展重要的關鍵，且加深了文字的“美學意象”(поэт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這些由文字意象所形成的場景，於帕烏斯托夫斯基小說的字義美學修辭系統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一章開端，冰凍酷寒的場景的描繪襯托，加深了營救十二月黨人革命軍官緊張的氣氛。“Изредка в заливе лопался от мороза лед. Унылый гул долго катился к берегам.”(164) (海灣堅冰在嚴寒中凍裂了，發出沉悶的隆隆聲，傳到岸上，久久回盪。) 在這樣的氛圍下，安娜的父親正參與營救十二月黨人軍官的計畫，他對著別斯圖熱夫說：“Мы верим вам, -- мы будем рады, если не ошибаемся. Ветер ломает лед.”(174) (我們相信您，如果沒有弄錯的話，我們將感到很高興。風現在正刮破冰層。) 老人沉默下來，乾扁的嘴唇微微顫動。這段中“風現在正刮破冰層”是個隱喻雙關的用法，表示整個計畫蓄勢待發，接著又回到了直接字義的用法：“Еще два дня такого ветра, -- добавил он, -- и море до самого Стокгольма будет открыто для кораблей.” (174) (要是兩天這樣的風，船就可以直接開往斯德哥爾摩了。) 直接字義和轉義的交互用法也用來強調內心的複雜及悲痛，就在吉洪諾夫受鞭刑送到醫院後，醫生對別斯圖熱夫說：“-- Тогда торопитесь, -- сказал лекарь. -- Ему осталось жить недолго. Он потерял много крови.” (180) (那麼快點去，他活不了多久了。他流了很多血...別斯圖熱夫走到窗前，把額頭貼到冰涼的玻璃上。) “Кровь...-- сказал он с тоской.-- Сердце запекается кровью.”(180) (「血...」他痛苦地自語道，心的血在凝結...) 現實的“血”和內心的“血”結合，傳達其將失去好友心情的傷悲。

除了酷寒的天氣之外，安娜失去別斯圖熱夫後心也是冰冷的，但營救十二月黨人的心情是激動的。十二月黨人軍官與安娜道別時，“他想吻安娜的手，但安娜雙手托著他的頭，吻了他冰涼的額頭。她緊緊抱住逃亡者的雙肩。由於痛苦，她的心劇烈的跳動。為了救他獻出了一切：幸福、愛情及生命的代價。他如今已是她唯一的親人了。”這些具有感染力文字修辭方式常常出現在關鍵場景中，緊緊間牽引觸動讀者的心。

主角意象

小說中的主角之一帕維爾·別斯圖熱夫具有先進的眼光，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支持者，形容這位主角的語言網路(языковая ткань)，可能是主角自己的話語呈現，也可能是透過別人的描繪。例如，小說中透過其他角色的形容，別斯圖熱夫的形象清楚顯現：“Один во всем полку стоящий человек – прапорщик Бестужев...”(163) (全團只有一個好人，那就是別斯圖熱夫准尉) (士兵吉洪諾夫)；“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шь, наш полуротный – душа человек!”(163) (真是不用多說，我們這位有職無權連長真是一位大好人！) (士兵吉洪諾夫)；“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ты будешь достойным мужем.” (176) (他＜安娜父親＞說，你會是一位好丈夫的。)(安娜)；“Он был вольнодумец.” (243) (他曾是一位具有自由意志的勇士。)(亞歷山大·謝德林)

除了透過其他角色的形容，藉由其他的事件也能透露別斯圖熱夫個性特質。例如，其不畏懼強權高傲的個性，展現在他對於公爵的行為上。自從他太陽穴受傷之後，得了嚴重的偏頭痛症，他怕頭部著涼，就戴了一頂皮帽子。然而，公爵却不以為然，一把扯下別斯圖熱夫的帽子，要往地下扔。別斯圖熱夫把帽子從公爵手上奪回來往頭上一扣，頭也不回便揚長而去了，全然不顧公爵在後面聲嘶力竭的叫喊。別斯圖熱夫在受審訊時說：“Честь свою я почитаю выше присяги.” (162) (我認為自己的人格應高於誓言。) 或許就是這種個性，才促使他不顧自己的性命，營救十二月黨人。

別斯圖熱夫看到俘虜遭到殘酷對待時，就對長官抗議：“Есть простые законы, отделяющие нас от скотов. Один из этих законов – человечность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ленным. Этот офицер ранен и голоден. У него обморожены пальцы. Какое право вы имеете устраивать перед нами подлейший фарс и совершать надругательство над человеком? Напрасно вы ищете нашего сочувствия – его не будет.” (172) (有一些簡單法律條文使我們不同於野獸。其中一條，就是對俘虜的人道主義。這個軍官受傷、飢餓，手指也凍傷了。而您又有什麼權力在我們面前演一齣鬧劇，粗暴的侮辱人呢？您別指望會得到我們的支持，這辦不到！)

別斯圖熱夫雖個性剛烈，但他對於自的下屬吉洪諾夫就有如同自己的兄弟朋友般，這樣的關係從他的話語中清楚顯現：“--умирает мой солдат--” (181)

(我的士兵快死了)；“Лежи, лежи, милый--”(181)(「躺著，躺著，親愛的」)別斯圖熱夫把一隻手放到吉洪諾夫蓬鬆亂髮的頭上，輕聲的說。其實吉洪諾夫也早把這位長官當成一位朋友。“Прощай, друг --”(183)(別了，朋友)吉洪諾夫終於又用勉強能聽到的聲音說了一句。

除此之外，別斯圖熱夫深情的個性，展現在他對於安娜的愛，他對安娜說道：“Анна, моя любовь к тебе безмерна.”(184)(安娜，我對妳的愛是無法衡量的)；“Сила моей любви к вам так велика, что я не имею достаточных слов, чтобы ее выразить.”(173)(妳安慰了一個不幸的、無望生還的人。我真的是沒有足夠的言語來表達對妳的愛。)為了營救十二月黨人他只有犧牲自己的愛情，他形容自己和安娜的愛為艱苦的愛(трудная любовь)。決鬥前，給安娜的信中他寫道：“Прости за трудную любовь и невольные страдания.”(184)(別了！原諒我吧！這艱苦的愛和許多的別愁離恨。)修飾語“艱苦”似乎道盡當時一切情勢，不只是愛情，還有生活、革命。

相較於別斯圖熱夫著重內在思想品格的傳達，小說中女主角安娜的意象塑造，較多部份是針對其外表描繪，透過豐富的修飾語突顯出女主角輪廓特質：“темноволосая застенчивая девушка”(163)(腼腆但活潑可愛的黑髮姑娘)；“грудной голос Анны”(168)(安娜高亢的胸音)；“Она была покрыта снежной пылью. Сквозь эту пыль блестели ее губы, мокрые ресницы и зеленоватые переставшие смеяться глаза.”(169)(她渾身披滿塵霧般的雪粉。她的嘴唇、濕潤的睫毛和神情深邃的淺綠色眼眸，透過塵霧般的飄雪，晶瑩閃爍。)在美麗深情的外表下，蘊含慈善的內心。如文中所述：“За день она осунулась, морщинка легла около ее нервных, взлетающих бровей, и в глазах, когда она смотрела на Бестужева, появился печальный, материнский свет.”(180)(僅一天內，她便消瘦了許多。神經質的、向上高挑的眉毛也出現了皺紋。她望著別斯圖熱夫，眼裡閃現出一種悲傷的、慈母般的神情。)

透過第二章其他的角色，安娜的形象更加清晰呈現：“--эту женщину он мог бы полюбить беззаветно и преданно.”(209)(他定會忠誠不貳的愛上這個女人的)(亞歷山大·謝德林看著安娜的肖像說道)；“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девушка”(211)(不同凡響的女人)(醫生)；“она была девушка больших чувств и капризов.”(211)(安娜是個感情豐富而又十分任性的姑娘)(醫生)。

安娜擁有豐富情感，作者利用了许多場景鮮明的塑造女主角多情意象。當安娜愛上別斯圖熱夫，一開始她的父親不准他們二人交往，而“Она молча взяла Бестужева рукой за подбородок и долго, печально смотрела ему в лицо.” (169) (安娜默默地用手撫摸著別斯圖熱夫的下巴，久久地、悲傷地望著他的臉)；和別斯圖熱夫遊玩歸來，想起父親不贊同他們戀情，安娜整整哭了一整夜。作者也利用了誇飾的方法，強調安娜和別斯圖熱夫間強烈的情感：“Он сжал ее выше кисти и даже сквозь свист ветра и яростный шум бури слышал, как отдавалось в ее теплой руке частое биение сердца.” (173) (她熱情地握住安娜伸給他的手，甚至透過狂風的呼嘯聲和暴風雪聲，也聽見了從她那溫暖的手臂傳導出來心臟迅速的跳動聲)。還有一個細節描繪了安娜的深情，別斯圖熱夫死後，將他所留下的信細心保存在她的身邊，她的書裡夾有一封信，也是別斯圖熱夫死後留下來的。安娜一直把它放在身邊。外表柔弱多情，但她並不畏懼凶惡的場合，別斯圖熱夫長官要將她趕走時，安娜毫不畏懼，她毫無表情，神態自若地一動也沒動。或許就是她外柔內剛的個性，她才能參與協助營救十二月黨人的計畫。

第一章當中除了上述二位主角，另一位重要角色是山繆·吉洪諾夫，他是位典型的老實鄉下人。為了營救逃亡的十二月黨人，他展現極大的勇氣，但最後被處以鞭形致死。作者利用隱喻擬人的手法突顯吉洪諾夫捍衛真理的勇氣決心，就如同他遭受鞭形時大喊：“Правду в кандалы не забудешь! Не забудешь, братцы! Придет им конец, извергам, кровососам! Он бессвязно кричал и упирался. Со спины сочились струйки крови. Ныли и гудели барабаны. У солдат тряслись губы.” (178) (鏢鏢鎖不住真理！鎖不住，弟兄們！他們快完了，這些惡棍，吸血鬼！他斷斷續續的高喊著，咬緊牙關支撐著。鮮血如注地從背上冒了出來。鼓在哀悼，在悲鳴，士兵們的唇在顫抖)。

為塑造這位來自鄉下憨直純樸的士兵，作者透過許多特殊的口語、方言活靈活現描繪這位平凡英雄：Без утайки 'разг. говорить,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ничего не скрывая, не утаивая' (毫不隱瞞地)，топчусь 'разг. быть, находиться где-н.' (來回踏步)，неужто 'прост. неужели.' (真的嗎)，морок 'диал. мрак, темнота' (昏暗)，маета 'прост. мучение, мука, хлопоты,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麻煩事)，отпишите 'устар. и прост. написать письмо' (回信)，с малолетства 'разг.

с детского возраста' (從小時候)。

他質樸的個性也展現在對人的稱呼，當他認為對方是自己人時，稱呼就以《你》代替《您》。當他看到逃亡的十二月黨人，一開始他用“您”：“Разрешите узнать, ваше благородие, был ли в деле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олк?” (166) (請您告訴我，老爺，莫斯科團參加了禁衛軍的事嗎？)；當他知道他是一位革命者時，之後的對話就用《你》：“Возьми, ваше благородие, сказал он, задыхаясь, и сунул хлеб и сало офицеру. Возьми от всего солдатского сердца. Не обижайся!” (166) (「你拿去吧，老爺！」他氣喘噓噓地說，同時把麵包和奶油塞給軍官。請收下一個士兵全部的心意，不要不好意思！) 這樣的態度從吉洪諾夫對其長官別斯圖熱夫也顯示出來，在吉洪諾夫死前他對這位好友說：“Прощай, друг, сказал наконец едва слышно Тихонов.” (182) (一別了，朋友！—吉洪諾夫終於又用勉強能聽到的聲音說了一句)。

別斯圖熱夫、安娜及吉洪諾夫的意象和基謝留夫團長及軍團副官馬克完全相反。基謝留夫是一位胡作非為的驃騎兵，因喜好決鬥和腥賭被編入步兵團的家伙。基謝留夫自命不凡，剛愎自用。吉洪諾夫說他是一位“злодейский командир”(163) (最邪惡的長官)。除了人們對於他的評價外，基謝留夫自己的話語也顯示他自大無理的個性：“Скотина!— сказал он и ударил солдата кулаком по мокрому лицу. --Засечь, как собаку!” (167) (畜牲！他叫道，並立即朝向士兵的臉一拳打過去...打你，就像打狗一樣) (對吉洪諾夫的態度)；“Тотчас убрать эту девку!” (172) (馬上把這個女人趕出去) (對安娜)。

而馬克則是一位批著文明外衣的野獸，有虐待狂的他，聲稱自己是一位“любитель музыки” (161) (音樂愛好者)，但卻在酷寒的天氣下命令樂團在閱兵場連續好幾小時演奏音樂，血從演奏者乾裂、圈著冰冷銅片的嘴唇流下來，幾乎所有人的腳都凍僵了。除此之外，馬克也是吉洪諾夫受鞭刑的執行者。

進入第二章及第三章，出現另外三位重要的角色，亞歷山大·謝德林、阿列克謝依·吉洪諾夫及瑪莉亞·亞克布森(瑪莉)，這三位屬於新一代的代表，上一代的繼承者及真理的追尋者。

亞歷山大·謝德林就整篇小說情節而言是第二章及第三章的主角，他

是將三段章節中所有發生事件串連起來的關鍵人物，透過他我們看到一代與一代之間的思想傳承。

謝德林喜好閱讀，迷戀科學書籍、研究地圖，從年輕的領航軍官，後來成為革命船艦的艦長，海軍學院的教授及著名的學者。謝德林是一位具有獨立思想、不同流合污的年輕人。就如同艦艇委員會主席馬爾欽科曾對謝德林及其好友阿克爾曼說：“Да вы ж почти что наши. Какие вы, извините, офицеры! Офицеры – это шкуры, а вы студенты. У вас мозги другие.” (203) (你們基本上也算是我們的人了。不客氣的說，你們算不得是軍官！軍官都是些自私自利的人，可是你們是大學生，思想迥異)。

謝德林也是一位不畏強權的年輕人，一位曾經羞辱謝德林母親的上校被送到和謝德林同一間病房，一進病房看到他們，上校就大喊，要求醫生將他轉到赫爾辛基。謝德林一聽到就說：“Господин каперанг--Гельсингфорс вам не поможет. –То есть как?– нагло спросил новый больной. – Что вы городите, мальчик! –Я не мальчик, а офицер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флота и к тому же кухаркин сын,– ответил Щедрин.” (205) (上校先生，赫爾辛基幫不了您的忙。——這是什麼意思？——新來的病人橫蠻地問，——您插什麼嘴，小孩？——我不是小孩，我是革命艦艇的軍官，而且也是廚娘的兒子)。

當謝德林閱讀曾是祖父救命恩人別斯圖熱夫所寫的信，他內心激動無比，眉頭緊蹙，他的手也開始劇烈地顫抖起來。他为了不使自己激動的感情外露，只好把信放到桌上。別斯圖熱夫用這封信說明他一生、他的遺志。謝德林強烈感受到上一代所傳承下來的使命，他受到強烈的憾動，就從那一刻起，他不再只是一個廚娘的兒子，一位軍官，而是上一代精神文化的傳承。就如同他在節慶集會，對著海軍健兒演說：“Мы, поколение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не можем быть неблагодарными.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беречь в своем сердце память о рабочих и крестьянах, поэтах и писателях, ученых и художниках, философах, солдатах и матросах, погибших за народное счастье в далекие времена, отделенные от нас десятками и сотнями лет.” (249) 我們是勝利的一代，要飲水思源。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離我們幾十年、幾百年的漫長歲月中，為人民幸福而捐軀的工人、農民、詩人、作家、學者、藝術家、哲學家、陸軍和海軍軍人們。”

另一位文化傳承的代表阿列克謝依·吉洪諾夫是一位優秀的藝術家。天生就具有藝術的才能，天生一雙畫畫的手，提筆成畫毫不費力。他是一位身材瘦削，兩鬢灰白而相貌年輕的人。雖然年輕，但穩重成熟，他也是列寧格勒城節慶裝飾的負責人。其曾祖父山繆·吉洪諾夫為了營救十二月黨人而受鞭刑致死。他的身上一樣繼承為自由真理奮鬥傳承的因子。就如小說所述，他尊敬為了展新、幸福生活而奮鬥的人，他 “--была кровь этих людей и кровь прадеда--” (245) (身裡流著這些先人祖先的血)。他努力使自己成為值得令人尊敬的人，不辜負為自由犧牲生命的先人。

另外一位女主角瑪莉亞·亞克布森(瑪莉)出現，象徵上一代的努力終將看到光明，酷寒解凍，甜美的春天就將來臨。這樣的意象特別顯現在阿列克謝依·吉洪諾夫和瑪莉的相遇的場景。他們的相遇，帶給吉洪諾夫靈感及創作力量。“Он, художник, никогда раньше не видел тако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красок. Они были всюду, но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их переливалось в морской воде. Мир стал значителен во всем.” (240) (世界變得充滿妙不可言的色彩、光明和樂章。他身為畫家，可是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這種千變萬化的色彩，世界上的一切都變得意味深長)。吉洪諾夫在這色彩繽紛的大千世界裡，感到 “Тихонов ощущал жизнь во всем разнообразии ее проявлений, как нечто единое, мощное, созданное для счастья.” (240) (生活像一種專為幸福而創造出來的統一、強有力的東西)。這種對生活的貼切感受，在黎明時分，與瑪莉相遇的影響下，一切顯的更為強烈。而第一章所出現的酷寒、黑暗的氣氛，此時已變成五彩繽紛的世界了。

年輕的瑪莉是安娜的曾孫女，在許多方面，瑪莉都像極了這位曾祖母，是一位年輕且快樂的姑娘。她有著 “В твердом овале ее лица и маленьком подбородке был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что-то французское и северное.” (233) (清秀的鵝蛋臉和秀小的下巴，兼具法國人和北方人的特點)。其輕巧玲瓏的形象，就如同吉洪諾夫所形容：“--чем ближе она подходила, тем все яснее, как из тумана, звучали легкие шаги, и уже была видна ее смущенная улыбка. Маленькая шляпка бросала тень на ее лоб, и поэтому глаза казались очень блестящими.” (232, 233) (隨著瑪莉越走越近，她輕盈的腳步聲，越來越清晰，漸漸地她臉上的笑容也看得見了。一頂小巧玲瓏的帽子遮住了她的額頭，使人覺得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除了瑪莉外在輪廓的描繪，透過許多的細節，作者帕烏斯托夫斯基呈現瑪莉對於蘇聯、俄羅斯文化、俄羅斯民族的態度，這個和她過去、現在、未來有著密切關連的國度。平時她瘋狂的閱讀，為了將俄文學好。她曾對謝德林說：“В вашей стране я ничего не боюсь.” (236) (在你們國家我什麼也不害怕)。她也喜歡自由活動，特別喜歡獨自一人在列寧格勒溜達。“--что видела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дворцам и театрам, жизни, лишенной стеснительных правил и нравов, простот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мужчинами и женщинами, между рабочими и учеными и, наконец, тому, что всюду на нее смотрели с улыбкой. Она в ответ тоже улыбалась, хотя и старалась сохранить на лице строг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красивой и немного разочарованной женщины.” (236) (在列寧格勒所看到的一切，宮殿、劇院、沒有客套與說教的生活，男女之間、工人與學者之間的純真的友誼，還有那些到處投來的微笑，都使她感到十分高興。瑪莉顯然很想在臉上保持幽雅的、女人的矜持表情，但還是情不自禁報以微笑。)

瑪莉是一位開朗、迷人的姑娘，“Присутствие молодой веселой женщины преобразило комнаты, бывшие до тех пор спокойными и точными, как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иборы. Появился легкий, приятный беспорядок. --запах духов и тонких тканей проникал всюду из комнаты Мари --” (235, 236) (只要她一來到謝德林的家，這位性格開朗的年輕女人就改變這些房間裡平時那種寧靜、有如天文儀那樣精確的生活進程，出現那一種令人愉悅的輕度紊亂...香水的幽香味從瑪莉的房間飄溢出)。除此之外，她也是一位喜好自由、愛冒險，但有時有些冒失的姑娘。她喜好到處遊逛的個性，常常使得謝德林感到不安。瑪莉三歲時，第一次見到謝德林，就在大人們熱烈談論時，小姑娘用小剪刀輕輕地從謝德林的袖口上把袖章拆下來了。透過許多小說中的細節，我們很容易感受瑪莉愛冒險活潑的個性。

在活潑的個性下，瑪莉的心中還是保留著對於先人過去的懷念與記憶，瑪莉經常把幾束樹枝及花朵放在桌上靠在安娜、別斯圖熱夫及謝德林母親遺像旁邊。而她和吉洪諾夫的相遇相戀，似乎早已命中注定，他們二人的幸福映照先人的努力奮鬥的果實。

自然景色

帕烏斯托夫斯基是一位極佳文字的藝術家，他能夠直接、多元、新穎的描寫自然風光。創作中大自然的風光往往緊密的、和諧的和主角們的情緒、想法融合一起。

小說開端，那是一個前途未卜、動蕩不安的時代。彼得堡傳來了十二月黨起義及參政院廣場上發生戰鬥的消息。一種緊張不安的氣氛從一開始就由四周景色透露出端倪：“Ботнический залив был скован льдом. Высокие сосны трещали от стужи. Непрестанный ветер сдувал со льда сухой снег. Залив угрюмо блестел по ночам, как черное стекло, и отражал звезды. --Слоистый дым из камбузов стоял в снастях весь день до заката, когда он делался багровым, как дым ночн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щался в черную мглу.” (160) (堅冰覆蓋著波的尼奇海灣，高大的松樹禁不住嚴寒，發出噼噼啪啪的裂响。風刮不停，將冰面上的雪花，捲得漫天飛揚。每當夜幕低垂，海灣就發出暗淡的閃光，像一面黑色的玻璃，映襯出天上的點點寒星。...厨艙裡，縷縷炊烟整天在纜索之間繚繞。夕陽西下，炊煙像夜戰的硝烟一樣紫紅，然後漸漸化為黑色的烟霧)。

完全不同的自然景色襯托安娜和別斯圖熱夫一起散步的場景：“Зрелище, открывшееся их глазам, было исполнен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й прелести. В чащах стояло безмолвие и не было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ветерка. Вверху же, над вершинами леса, дул слабый ветер. Он сбрасывал с ветвей снег. Сотни снежных хлопьев падали сверху, серебрясь в косых лучах солнечного света, придававшего зимним чащам таинственное освещение.” (168) (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幅罕見的奇麗景色。在靜靜悄悄的森林裡，一絲風兒也沒有，可是在上方，在樹梢上，微風吹拂，撒下枝頭的積雪，絮雪紛飛，在斜穿入林的陽光下閃爍著銀白的光輝，更增添冬季森林神秘的色彩)。在小說第一章中，這樣充滿明亮、快樂、愉悅氣氛的場景，是一種罕見的例外。

但就在營救十二月黨人軍官的前一晚，“Ветер был теплый и тяжелый. Он стеснял дыхание и приносил с собой воздух неожиданной оттепели. --Ветер бушевал над городком с такой силой, будто хотел сорвать и унести

на север эту тяжелую, непереносимую ночь с ее крошечным мраком, слезами, чадом свечей, людской жестокостью и любовью. Ветер срывал с ресниц Анны редкие слезы. Временами порывы ветра были так неистовы, что казалось, вот-вот ветер начисто сдует ночь и ей на смену откроется блистающее рассветное небо, покрытое легкими облаками.” (173) (溫暖強勁的南風席捲而來，叫人有些透不過氣來，但它送來了急遽的解凍的氣息...風在城鎮上空怒號翻騰，像是要將這令人難以忍受的沉沉夜晚，連同它那惱人的黑暗、淚水、燭煙、人類的凶殘及情愛一起粉碎，吹向北方。風吹去安娜睫毛上的幾滴淚珠。時而陣陣狂風驟起，似乎這黑沉沉的夜晚即將被一掃而去，而那金光閃閃、飄浮著幾絲輕雲的破曉晴空，就要隨之出現在眼前。) 需特別注意文章中黑沉沉的“ночь”(夜晚) 和 “рассветное небо”(金光閃閃破曉晴空)二種氣氛的對比，雖然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但成功的救出十二黨人軍官，埋下自由奮鬥傳承的種子，就如同文章所描繪 “воздух неожиданной оттепели”(解凍的氣息)，代表著無限的希望。

第一章當中常常以“黑”色的基調襯托出主角們憂慮的心情：“Зеленоватый таинственный свет зари проникал в комнату, и Анна казалась в этом свете очень бледной. --Барабаны гремели торопливо, часто, но не могли заглушить отдаленны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крик. Бестужев остановился. -- Что это? -- вскрикнула Анна и бросилась к Бестужеву. Она со страхом смотрела в окно. За ним ветер нес черный дым из труб, и в синеватом воздухе все громче, все настойчивее били барабаны. -- Это шпицрутены, -- ответил, поблднев, Бестужев. (176) (淺綠色的神秘霞光透進了房間，在霞光的映襯下，安娜顯得異常的蒼白。--鼓聲又急又密，但卻未能淹沒遠處鼎沸的人聲。別斯圖熱夫站住了。「出了什麼事？」安娜驚叫一聲向別斯圖熱夫撲來，她驚恐地看著窗口。窗外，風捲起煙囪冒出來的黑煙疾馳。鼓聲在淺藍色的空中越來越響亮，越來越緊急。「這就要動鞭刑了！」別斯圖熱夫的臉色變得慘白，回答說。)

除了黑色的基調，寒冷也是第一章當中突顯主角們心情的最佳寫照。就如同別斯圖熱夫和基謝留夫決鬥當天，漸漸降臨的黎明是 “скудный и холодный” (184) (蒼茫寒冷)。失去別斯圖熱夫後，安娜說：“Уже вечер?-- Правда, темно. Но ведь весь день было темно, как ночью.” (187) (天已晚

了？真的，天都黑了。可是一整天都天都這麼黑，就像夜晚一樣）。

第二章從 1916 年的年底德國戰爭期間敘述開始，伴隨濃濃的陰鬱氣氛。這個屬於帝國主義的大戰，對於一般人來說是殘酷且無法理解，這時黑、灰也是故事場景當中主要的色調：“Рыхлые тучи, налитые темной водой, низко неслись над морем. Волны, казалось, дохлестывали до них крутыми гребнями. На всем лежал хмурый налет, будто море закрыла огромная зловещая тень, солнце ушло навсегда в другие, счастливые страны и посылает Балтике свой потухающий свет.” (195) (一團團飽吸了黑色水氣的烏雲低垂在海面上。海浪宛若一道又一道陡峭山群高聳入雲，一切都蒙上一層灰色，好似大海已被一塊巨大不祥的陰影遮住。而太陽已去向其他幸福的國家，投給波羅的海的只是它沉沉欲熄的餘輝。) “солнце ушло” (太陽已去) 的擬人象徵和 “тучи, налитые темной водой” (黑色烏雲) 及大海上灰色陰影形成化不開的陰鬱氣氛。

隨著大戰接近尾聲，謝德林因緣際會探聽到祖父恩人吉洪諾夫和別斯圖熱夫的一些訊息。前往拜謁祖父恩人的日子到來，他一大清早就醒來了。

“Щедрин проснулся очень рано. В саду пересвистывались птицы. Над морем дымился ослепительный штиль. Он переливался прохладным блеском на сотни миль, плескал о гранитные берега и, как ребенок, шаловливо дул в лицо тепловатым ветром.” (207) (花園深處，雀鳥啁啾。海面風平浪靜，烟波浩淼，海水啪叮啪叮地拍打著花崗海岸，薰風有如調皮的孩子，一直撩人的面孔。謝德林朝墓地走去。在這樣節日般的早上…。整個背景氛圍，已見鳥聲、薰風，就如文中所述已是節日般的心情。)

第三章時空已進入戰後及十月革命之後的平靜生活，黑暗陰鬱的背景已變成明亮、快樂的氣氛。這時新一代女主角瑪莉也長大成人，成為一位落落大方的姑娘。“Взошло солнце. Сады начали разгораться, сбрасывая рассветную дымку. Живой свет пробежал, как ветер, наискось по лицу женщины, блеснул в ее глазах, осветил ресницы и нервную руку, сжимавшую перила.” (234) (太陽冉冉升起，周圍的花園擺脫了雲霧遮蔽，開始沐浴在晨曦之中。活潑的陽光像風兒一樣，斜著略過女人的臉，在她眸子裡一閃，接著又把她的睫毛和緊握欄杆的手照得通亮。)

在第三章整篇故事的結尾，文章中充滿了明亮的氣氛，陽光的炫爛及

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白夜的迷人風光。“Ленинград сверкал над Невой, как драгоценный камень. Никогда еще благородство его перспектив не было так ощутительно.” (248) (列寧格勒就像一顆寶石在涅瓦河岸上閃爍著瑰麗的色彩。它那光輝燦爛的景色，從未令人感到如此鮮明。) 除此之外，一系列的節慶活動，讓整體氣氛更加的燦爛。“С палуб миноносцев морякам открывалось невиданное зрелище. Дворец пламенел хрустальным пожаром. Водопады лились среди мрамора и бронзы. (247) (海軍軍人們站在甲板上，一幅前所未見的瑰麗奇觀景象展現在他們的眼前。殿宇晶瑩剔透，燈火輝煌。一道又一道瀑布在大理石雕像和銅像之間噴出。)

4 結論

中篇小說「北方的故事」以結構來看分為三個章節，但帕烏斯托夫斯基以情節平行的手法，並以特有方式顯示在角色意象的重複安排，再加上別斯圖熱夫信重複出現在三段的章節之中，串連一代與一代之間的精神傳承。

文章中自然背景的描繪和發生事件的氣氛相互襯托，使事件情節的張力更為加強。除此之外，作者在許多關鍵的場合敘述，利用許多修辭方法，形成強烈的文字意象。特別是作者常用隱喻擬人或誇飾的手法增強文字的感染力，讓讀者感受到主角們的情緒起伏，也更能進入故事中主題思想的內涵。

文章中為了拯救十二月黨起義軍官而遭受鞭刑的吉洪諾夫，其曾孫阿列克謝依·吉洪諾夫成為一位著名的藝術家。參加十二月黨起義軍官的孫子亞歷山大·謝德林成為受人敬重的船艦艦長及學者。而年輕的瑪莉繼承了其曾祖母安娜·亞克布森女性的柔美及天真直率的個性。瑪莉是俄羅斯軍官別斯圖熱夫及瑞典年青小姐安娜愛的結晶，她的身上連結了愛和神聖的使命，而她後來和阿列克謝依·吉洪諾夫的浪漫相遇，似乎撫平彌補了其祖先們悲傷的過去，也象徵了人們所堅持公理正義仁慈的目標的終將實現。

整篇故事除了顯示出帕烏斯托夫斯基抒情的創作風格，對於所繪的事物具有浪漫的情懷。作者對於祖國美景及人類美好特質的讚頌於作品中顯露無遺。整篇小說雖因為主角的犧牲讓人覺得感傷，但抒情的筆調中蘊含

了對生命的希望與期待。這樣的人生價值，就如他在自傳性短文中他寫道：隨著年紀的增長這樣的感覺就愈來愈強烈，我儘可能將自己的心境回復到具有活力及感情的年輕時代。(Паустовский 1966: 5)

創作者最大目標是將自己對人生想法、觀點經由創作具體轉化，使讀者能深切感受並產生正面的影響。帕烏斯托夫斯基也不例外，透過「北方的故事」他透過重複、對比等修辭方式讓讀者感受到，不論處於任何環境下，良善的本質、高尚的心靈才是傳承人類價值的根本。如作家 Вера Панова 說道：“我認為讀者之所以喜歡帕烏斯托夫，是因為他寬大將良善和人們分享。...受其感動，人們將為良善的本質、良善的傳承努力奮鬥。”(Левицкий 1963:405)

此篇論文是將「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法」應用於中篇小說「北方的故事」的創作語言分析，特別著重三個層面：結構情節、主角意象、自然景色。基本上，文學作品語言分析方法的原則是一致的，但隨著作品特色的不同所著重的方向也會稍作調整，和詩作分析比較，小說中的情節結構更為複雜，尤其是主角意象，如何透過文字的創作來傳達，再加上自然景色、背景氛圍如何和主角的情緒相結合，這些都是分析的過程當中必須特別著墨的。此次分析以創作文本語言文字為基礎，並將小說中結構情節、主角意象、自然景色三層的分析結果和作品主題思想和當時社會文化的關係相互呼應，文學創作的內涵及價值立即清晰呈現。

引用書目

- Алексанян Е. А.(1969),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 – новеллист. М.: Наука.
- Бахтин М. М.(1975),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эстетики. М.: Худож. Лит.
- Бахтин М. М. (1979),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Искусства.
-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1959), О язык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Худож. Лит.
-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1963), 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ор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й речи. Поэтика. М.: Наука.
- Винокур Г. О. (1990), О язык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Гальперин И. Р. (1981),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Наука.
-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1975),. Теория стиха. Л.: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1977),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этика. Стилистика. Л.: Наука.
-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1996), В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 Измайлов А. (2001), «Я был захвачен севером сильнее...» 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 Караулов Ю. Н. (1987),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 М.: Наука.
- Ларин Б. А. (1974),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а и язык писателя. Л., Худож. Лит..
- Левицкий Л. А. (1963),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 Лотман Ю. М. (1970), 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 Лукьянова Н. А. (1986), 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лексика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 Одинцов В. В. (1980), 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М.: Наука.

- Павлович Н. В. (1995), Язык образов. М.: Наука.
-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К. Г. (1966), Повести. Рассказы. Сказки. М.: Худож. лит.
-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К. Г. (2004), Созвездие Гончих Псов. М.: Текст.
- Потебня А. А. (1976), Эсте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 Поцепня Д. М. (1997), Образ мира в слове писател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 Тарланов З. К. (1995), Методы и принципы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 Тарсуева И. Г. (1990), Контекс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Со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Тимофеев Л. И. (1976) 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 Шанский Н. М. (1984)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1961)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и разборы.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1929)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 М.: Федерация.
-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1968) О прозе.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 Якобсон Роман (1975)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за» и «против». М.: Прогресс.